

郑振铎译《飞鸟集》指瑕

◎ 傅 浩

郑振铎译泰戈尔诗集《飞鸟集》是众多汉译本中问世最早也是最流行的一种。郑译的语言可谓明白晓畅，句式大多处理得自然通顺，措词也基本符合汉语习惯。然而，有必要指出的是，虽然屡经修订，郑译中仍存在不少误译，而这些误译全都在于对原文理解的不正确，这就不能不说是译者英语水平有限了。

近来重订 17 岁上高中时试译泰戈尔英语诗集 *Stray Birds* 的旧稿，有些感想，写出来与公众分享，或许于翻译研究有用。当初着手翻译之前，我没有看到过任何汉译本，连原文也是初次遇见。我最初把书名译为《迷途的群鸟》，现在改为《失群之鸟》。后来上了大学，从图书馆借得郑振铎的译本，才知道他译作《飞鸟集》。看后觉得不太对口味，也就没再留意。这次修订旧译，又找来郑译作为参照，仔细对照原文校读，才对其优劣有了较清晰的认识。

概括说来，撇开时代印迹和个人特点不论，郑译的语言可谓明白晓畅，句式大多处理得自然通顺，措词也基本符合汉语习惯。鉴于英语原文是散文体（尽管部分译自孟加拉语诗体），郑译的散文风格也算得上相应，只是泰戈尔的英语偏于古雅，而郑的汉语近于白话。但这也不成问题，因为翻译作品就是要面向当代读者，应尽量采用当代通行语言，哪怕原文古奥难懂。问题在于，郑译中有不少误译，也就是硬伤，窃以为有必要指出。虽说瑕不掩瑜，但瑜亦不能遮瑕。好处就不细论了，此处仅就其中一些较严重的误译略作评点。

第 34 首原文：“The dry river-bed finds no thanks for its past.” 郑译：“干的河床，并不感谢它的过去。” finds no thanks 意思是得不到他人感谢，是被动行为，郑译理解为自己感谢自己的主动行为

了。参考拙译：“干涸的河床得不到对它的已往所表示的谢意。”

第 64 首原文：“Thank the flame for its light, but do not forget the lampholder standing in the shade with constancy of patience.” 郑译：“谢谢火焰给你光明，但是不要忘了那执灯的人，他是坚忍的站在黑暗当中呢。” lampholder 是灯座、灯台、灯头的意思，郑译望文生义，疏于查字典了。参考拙译：“感谢灯火照明，但不要忘记坚忍地站在暗处的灯台。”

第 99 首原文：“Death's stamp gives value to the coin of life; making it possible to buy with life what is truly precious.” 郑译：“死之印记给生的钱币以价值；使它能够用生命来购买那真正的宝物。” making it possible to buy 中，it 是前置词，代替不定式 to buy 作 making 的逻辑宾语，只起语法作用，本身无实际意义。郑不明此理，把该词硬译成了“它”。若指代“生命”，则后文“用生命”一语多余，不通；若指代“死”，则原文 Death's 为所有格，亦不通。参考拙译：“死亡

本文中泰戈尔的原文均引自《罗宾德罗那特·泰戈尔英文作品集·卷一：诗歌》（*The English Writings of Rabindranath Tagore, Volume One: Poems, 1994/2004*）第 397-435 页。为行文流畅，原文出处不在正文中反复标明。

本文中郑振铎译文均引自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1 年 7 月重印之 1956 年新文艺版《飞鸟集》。为行文流畅，译文出处不在正文中反复标明。

印记赋予生命钱币以价值，才有可能用生命购买真正宝贵的东西。”

第121首原文：“I carry in my world that flourishes the worlds that have failed.” 郑译：“我把在那些已逝去的世界上的繁荣带到我的世界上来。” that flourishes 是定语从句，限定前面的 world，其中 flourishes 是动词，单数，第三人称。郑把此词认作了名词，译成“繁荣”，整个句子就不通了。参考拙译：“在我这繁荣的世界里，我负载着诸多衰败了的世界。”

第144首原文：“One sad voice has its nest among the ruins of the years. / It sings to me in the night, — ‘I loved you.’” 郑译：“一个忧郁的声音，筑巢于逝水似的年华中。/ 它在夜里向我唱道：‘我爱你。’” loved 是过去时动词，郑没有译出其中意味。参考拙译：“一个哀伤的声音在岁月的废墟上巢居。/ 夜间，它向我歌唱——‘我从前爱过你。’”

第173首原文：“‘Who drives me forward like fate?’ / ‘The Myself striding on my back.’” 郑译：“‘谁如命运似的推着我向前走呢？’ / ‘那是我自己，在身背后大跨步走着。’” striding 有“大跨步走”的意思，也有“分开腿骑坐”的意思，结合后面的 on my back，应该是后一种意思；“在身背后”应该是 behind 才对。再说，自己怎么能在自己身背后走呢？参考拙译：“是谁有如命运驱我向前？’ / ‘是“我自己”骑跨在我背上。’”

第196首原文：“‘My heart is like the golden casket of thy kiss,’ said the sunset cloud to the sun.” 郑译：“夕照中的云彩向太阳说道：‘我的心经了你的接吻，便似金的宝箱了。’” the golden casket of thy kiss 一语中，of 表示前后名词的包容关系，可以说类似 a cup of tea 的用法。郑实在不懂，就瞎猜乱译了。参考拙译：“‘我的心似一只金匣，盛着你的吻，’落霞对落日说。”

第207首原文：“Praise shames me, for I secretly beg for it.” 郑译：“荣誉羞着我，因为我暗地里求着它。” secretly 有“暗地里”的意思，也有“内心里”的意思，此处以后者为宜。参考拙译：“赞美令我羞愧，因为我心里乞求赞美。”

第213首原文：“Night’s darkness is a bag that bursts with the gold of the dawn.” 郑译：“夜之黑暗是一只口袋，盛满了发出黎明的金光的口袋。” bursts with 是“因……而胀破”的意思，gold 是“黄金”而不是“金光”的意思。原诗是一个暗喻，以钱袋被金币胀破比喻夜的黑暗被晨光冲破。郑译则破坏了暗喻的一致性，使之沦为一般性的描写了。参考拙译：“夜

之黑暗是一只袋子，被黎明的金子胀破。”

第228首原文：“Kicks only raise dust and not crops from the earth.” 郑译：“踢足只能从地上扬起尘土而不能得到收获。” raise 后接双宾语，准确地说，raise crops 不是“收获”，而是“种植”，虽然二者有关系。参考拙译：“踢脚只会从地上扬起尘土，却不会种出庄稼。”

第231首原文：“Set the bird’s wings with gold and it will never again soar in the sky.” 郑译：“鸟翼上系上了黄金，这鸟便永不能再在天上翱翔了。” set... with gold 意思是镀金，而不是“系上黄金”。参考拙译：“给鸟翅镀上金，鸟就不再会在天空翱翔了。”

第252首原文：“Around the sunny island of Life swells day and night death’s limitless song of the sea.” 郑译：“死像大海的无限的歌声，日夜冲击着生命的光明岛的四周。” death’s limitless song of the sea 意思是“死亡赞颂大海的无限歌声”，而不是“死像大海的无限的歌声”。参考拙译：“阳光灿烂的生命之岛四周，日夜高涨着死亡赞颂大海的无限歌声。”顺便提一句，泰戈尔的母语不是英语。此诗也许有笔误，后半部分若作 death’s limitless sea of songs，才与前半部分的意象更匹配，也就更合逻辑些。

第258首原文：“The false can never grow into truth by growing in power.” 郑译：“虚伪永远不能凭借它生长在权力中而变成真实。” growing in power 是说在权力方面有所增长，而不是“生长在权力中”的意思。the false 也不是“虚伪”本身，而是“虚伪者”，亦即虚伪的人或事物。此诗前后概念似乎也有些搭配不当。参考拙译：“虚伪者永远不会由于权势增大而变真实。”

第289首原文：“When I stand before thee at the day’s end thou shalt see my scars and know that I had my wounds and also my healing.” 郑译：“当我在那日子的终了，站在您的面前时，您将看见我的伤疤，而知道我有我的许多创伤，但也有我的医治的法儿。” healing 是痊愈的意思，而不是“医治的法儿”。参考拙译：“日暮时，我站在你面前，你将看见我的伤疤，知道我曾经受伤，而且已经复元。”

第292首原文：“Truth raises against itself the storm that scatters its seeds broadcast.” 郑译：“真理引起了反对它自己的狂风骤雨，那场风雨吹散了真理的广播的种子。” scatters its seeds broadcast 是广泛地散播种子，是积极肯定的意思，郑则译成了消极否定的意味。其中 broadcast 是副词，他可能理解成了形容词。

参考拙译：“真理引起反对自己的风暴；风暴广泛散播真理的种子。”

第 323 首原文：“There are tracts in my life that are bare and silent. They are the open spaces where my busy days had their light and air.” 郑译：“在我的一生里，也有贫乏和沉默的地域。它们是我忙碌的日子得到日光与空气的几片空旷之地。” open spaces 是户外露天的地方，虽然“空旷之地”也很可能是露天的，但语义的着重点不同，而且还涉及与阳光和空气意象的搭配，所以终究算不得准确。bare 倒有空旷的意思，译成“贫乏”也不对。参考拙译：“我一生中有些区域，空旷而寂静。那是些露天空间，我忙碌的日子在那里享受阳光和空气。”

另外，众所周知，印度教信仰多神，不似犹太 - 基督教信仰唯一神。其中天神之首因陀罗汉语一般译为天帝或帝释天，他不是最高神；最高神是所谓的三相神，即司创造的梵天、司保护的毗湿奴、司破坏的湿婆，汉语一般译为大神。而犹太 - 基督教的唯一神汉语有两种译法，一为神，一为上帝。印度教的大神是人格神，有多种多样的化身或分身，可以扮演不同性格角色，而犹太 - 基督教的上帝是非人格神，无形无相（三位一体是后来的发展）。传统上，印度与中东地区的信仰和文学中都存在一种特殊的人神关系，即信徒可以把所敬奉之神任意想象为父亲、母亲、情人、向导，甚至敌人等人格形象，并对之做出相应的情感表达。泰戈尔在这部诗集中表现的就主要是暗喻式的人神关系，而非单纯的人人关系。因此，郑把 God 或 gods 或 Lord 均译为“上帝”显然是不妥的，这易使人联想到犹太 - 基督教信仰。把 Master 译为“主”也同样不妥。在印度神话中，大神湿婆还是音

乐舞蹈的创造者，所以，在有关音乐的上下文中，把 Master 译为（音乐）“大师”也许比译为“主”更贴切。

郑振铎于 1922 年夏着手翻译《飞鸟集》，当年译作问世后，即受到梁实秋批评。梁于 1923 年 7 月 7 日发表《读郑振铎的《飞鸟集》》一文，指出郑译前 11 首中的 4 处误译（梁实秋，1923）。郑译先后于 1924 年、1933 年、1947 年和 1956 年多次再版。郑于 1927 年 12 月致信梁实秋称：“我因你的指责，已于《飞鸟集》再版时更改了不少错处了”（梁实秋，2002：506）。至少，梁指出的 4 处误译郑改了 3 处。1956 年再版时，据说郑又改正了前几版的一些错误，并补译了原先未译的 69 首诗。如此看来，郑不止一次修订其译文。郑于 1958 年 10 月因飞机失事而去世，现在重印的通行版本多依据 1956 年最终修订版。从以上对此版的评析可以看出，即便经过了多次修订，郑译仍有这么多错误，而这些错误全都在于对原文理解的不正确，这就不能不说是译者英语水平有限了。

2017 年 12 月 30 日

参考文献

- [1] 梁实秋. 读郑振铎的《飞鸟集》[J]. 创造周报, 1923(9): 6-8.
- [2] 梁实秋. 旧笈拾零[M]// 梁实秋文集·第三卷. 厦门: 鹭江出版社, 2002: 504-508.
- [3] 泰戈尔. 飞鸟集[M]. 郑振铎,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1.
- [4] TAGORE R. The English Writings of Rabindranath Tagore, Volume One: Poems[M]. DAS S K, ed. New Delhi: Sahitya Akademi, 1994/2004.

◎ 傅浩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hiroshi.f@163.com

书讯



《美国华裔批评家刘禾“新翻译理论”研究》出版

重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费小平教授撰写的《美国华裔批评家刘禾“新翻译理论”研究》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 2017 年 11 月出版。该书是国内学术界首部系统研究美国华裔批评家刘禾女士“新翻译理论”的专著。它较为全面地梳理了其生成背景、研究方法，并紧扣中外文化（文学）关系议题，逐层深入论证“跨语际实践”“语际书写”“交换的符码”“衍指符号”四方面的内涵、外延及生成机制，最后认为，刘禾“新翻译理论”是西方文化翻译理论的继续和拓展，是重要的理论创新，能给国内翻译研究及比较文学界带来诸多启示。